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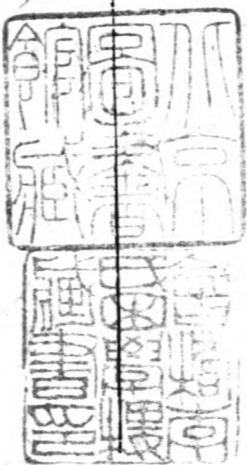


東坡題跋卷之二

書蘇李詩後

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

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鷄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

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記陽關第四聲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

東坡題跋 二  
辭醉新唱陽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  
酒以此驗之若第一句疊則此句爲第五聲矣今  
爲第四聲則第一不疊審矣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  
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  
得原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  
野也

題孟郊詩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  
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書淵明飲酒詩後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  
老雖畱身後名一身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  
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  
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

東坡題跋 三  
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  
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  
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  
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  
遣耳

題淵明詩

陶靖節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  
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  
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無憂物遠我遺世  
情一觴聊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趨  
林鳴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  
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東坡題跋 四  
題淵明詠二疎詩

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淡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閒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

東坡題跋 五  
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題鮑明遠詩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然雙宿是三字一云頭如刀尾如鉤中間橫廣四角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龜字也

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蒸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婦爲殤此非俚儒之蒸陋者乎語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題蔡琰傳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

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悟陵與武贈荅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涵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文琰之流離必在父死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畧而范曄蒸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蓋蒸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救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救故云間遼則音痺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畧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



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題溫庭筠湖陰曲後

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諠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

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蘇軾書

書李白十詠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

東坡題跋 八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其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偽撰者耶

記太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淡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又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花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管我飛骨時慘見當

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彼  
玻璃魂念此一脫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  
斗俯可捫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  
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  
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  
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  
喜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  
我穿絳縷繫作裾間璫揖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  
余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  
云常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此二篇云東華上清  
監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  
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  
准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  
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

東坡題跋 十  
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淡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

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淡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及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探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書退之詩

韓退之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

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寓此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上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諡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  
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諡伯  
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萬無杜鵑雲安有  
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管游錦城爲首句諡伯  
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侃侃然  
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  
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

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  
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  
化禽飛去舊城燕且禽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  
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  
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  
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數也嚴武在蜀雖  
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  
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

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洛萬雲安  
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  
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諡伯以爲來東川聞  
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壺紙上語又云  
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  
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諡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  
折衷之

記子美八陣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曾予詩  
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  
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  
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  
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  
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  
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自平詩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中寶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書子美驄馬行

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驥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驥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驄礮礮連錢動當作驥

書子美黃四娘詩

子美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



東坡題跋 十五  
管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子美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淡雨露燕雀半生涯  
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  
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  
澆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  
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

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  
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  
盜被盜者爲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  
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  
得禁吾有哉

記子美陋句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莫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  
細呀帆忽遇眠飛櫓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疑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  
期勿替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  
也此最其瑕絜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  
能掩其善也

記子美逸詩

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  
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  
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

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  
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  
安得愁中卻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興叔云天興  
人掘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巖密松花古村醪竹  
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

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  
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  
回回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管詩

憶管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  
樂上為忙謂肅中張皇后也為畱猛士守未央謂  
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雜書子美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  
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  
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  
得附書與我軍畱待明年莫倉卒

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  
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  
策

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

東坡是跋  
十八  
張鎬也

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  
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  
今爲時所憐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驅益愁思  
身廢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  
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恐村惡名幸  
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

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  
也

書柳公權聯句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欄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  
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晉以爽亡楚襄王登臺  
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  
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  
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

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迎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巉巖山上望美君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

問韓卽席酬之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更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管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用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九江雪兒

東坡題跋 二十一 汲古閣  
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雪兒協奇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六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後問郁巘峻山今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書李主詩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離世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書柳子厚詩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劒鎡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峯若劒鎡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

上峯頭望故鄉

題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  
曰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

又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  
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  
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  
蒼勃薌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  
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  
拾采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  
則過之而溫麗靖淡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

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  
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  
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  
無一二也

書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  
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  
乃悟桃笙以竹爲簟也梁簡文荅南王餉書云五

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  
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

書樂天香山寺詩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  
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  
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  
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書常建詩



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重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羸蛤耶

書韓李詩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閒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强云我寧

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也

錄陶淵明詩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溪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誰非迷且其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溺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

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蒸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不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覽淵明此詩相與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幾仁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書淵明飲酒詩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淵明詩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

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一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異亦所美爾

書薛能茶詩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空著

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  
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  
可

書樂天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  
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  
清下界聞遙想高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唐  
韜光禪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天守蘇日以

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蹟後  
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  
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  
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  
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  
功雖龐勣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

臣卽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污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口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鳥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也戰國策曰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

說亦當矣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管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  
乏酒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

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  
爲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畱就君住從  
今至歲寒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  
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紹聖  
二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  
邪齋兀然如睡旣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書淵明酬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

復有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  
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  
此言真可爲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  
差始至若有得稍淡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寬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末路  
少所宜寂寞竟何事遲回只自知誰歟後來者當

與此心期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  
紹聖三年三月六日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  
云海上羣山若劔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  
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  
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鋸山此可編入  
詩話也

書李嶠詩

管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  
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  
年秋雁飛李嶠詩也蓋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嶠  
輩得稱雄耳其遭離世故不得不爾雨中聞鈴且  
猶涕下嶠詩可不如撼鈴耶以此論工拙殆未可  
也

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淡落霞淨霜景隆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顏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答孫子荆其畧曰玄鳥紆

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淡穆其度亦將窺我顰蹙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曉其語故麤爲說之戊寅九月



八日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  
 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  
 翅呼酒聞上急水旱作耻平途萬里皇華使為僚  
 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  
 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  
 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此柴胡等藥偶錄此

詩遣悶已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  
 初學記時時載之

書韋蘇州詩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  
 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矣韋蘇州有詩云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

東坡題跋 三十二  
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  
壓鄴侯三萬籤

書杜子美詩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器亂嫁  
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  
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  
老雙鬟只坐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  
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手飾雜啼痕地褊衣寒

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麗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  
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  
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白論其詩以爲得味於味外綠樹連  
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  
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  
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

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  
流遠矣

書鄭谷詩

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  
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  
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  
賦不可及也已

書王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每人喫一  
箇莫嫌無滋味已且爲餽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  
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澆圖教有滋味

書柳子厚詩

柳柳州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  
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  
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

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碧霄無枉路徒此  
離憂元符已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  
紙試書此篇

書柳子厚詩後

已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僖耳日與予相從至庚  
辰三月乃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  
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惟一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  
一日書

記永叔評孟郊詩

歐陽永叔嘗云孟東野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  
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管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  
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  
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

感之因題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禱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酒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書退之詩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書黃直詩後

二首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

又

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

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書陸道士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嘗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

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画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世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乙梓人願復偕畱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云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

孺直祕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予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麗山其二則余之所見

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麗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興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

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金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

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斷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鹽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



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才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東坡題跋卷之二

終

東坡題跋卷之三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臆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

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真迹讀之流涕而勤  
請余題其後云

書贈法通師詩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  
韁鎖料得而今似我能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屣場  
屋今何爲乎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  
熙寧七年二月日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  
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  
尤難其人刻意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  
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  
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  
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  
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  
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

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謝賦  
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  
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  
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孟昌之人使刻於石以  
無忘子駿之德

記子由詩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畱小詩三首葱蒨門前路  
行穿翠密中卻來堂上看崑谷意無窮天矯庭中

柏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窈窕山  
頭井泉通伏澗清欲知溪幾許聽放轆轤聲子由  
和云岩堯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  
眼力窮盤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興亡須一弔心  
叟臥山腰孤絕山南寺僧居無限清不知行道處  
空聽暮鍾聲子由詩過吾遠甚熙寧十年八月四  
日子瞻

書諸公送鳧繹先生詩後

鳧繹先生既歿三十餘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  
識其人而得其爲人先生爲閩中主簿以詩餞行  
者凡二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勝之流自景祐至  
今凡四十餘年而凋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懷  
先生之盛德想諸賢之遺烈悼歲月之不居感人  
事之屢變故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題文潞公詩

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畫省洵歲守坤維久浹于

藩任常分乃睿思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堯咨按部  
壺漿擁行春茜旆隨握蘭班已峻拔薤化方施吏  
服蒲鞭耻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  
每見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吏更褻  
帷好續循良傳宐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  
風移渤海繩皆治葵丘戍及暮佩牛登富庶負虎  
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室暫  
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

東坡是蹟 四  
鳳闕卽移輝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塲簪紫別  
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詩軾嘗得  
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  
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騁畧無遺者下  
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  
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勲德所掩覆故耶今觀  
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其積之也  
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自記吳興詩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  
更妍益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  
景也

記所作詩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  
怪我此何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  
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

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書曹希蘊詩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其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任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

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歿而不亂也

評杜默詩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字師雄者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門前老龍天子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

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書翟遵度詩

佳城鬱鬱頽寒煙飢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枕霜拱木落雁橫天浮雲西去不復返落日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翟遵度自兒童已能屬文落落有聲一夕夢子美誦平生所爲詩皆集中所無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

東坡題跋  
七  
之云耳

題子明詩後

并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者睂之墓頤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管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

夙心掃地楊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魯直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慨慷大節乃不愧此翁衍



東坡題跋 八  
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  
而衍妻悍妬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  
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畧盡  
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  
寶藏况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  
篇以示軾三復大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

書贈陳季常詩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  
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  
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  
此語使人凄然也

書遵師詩

游湯泉覽畱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  
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

東坡題跋 九 汲古閣  
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  
苔云石龍有口口無根  
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  
寒溫元豐七年五月十三日

書葛道純詩後

淙流絕壁散靈煙翠洞深崑際松風清飄飄洒塵襟  
觀蘿玩猿鳥解組傲園林茶果邀真侶觴酌洽同心  
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  
與高安葛格道純同游廬山簡寂觀道純

誦此詩請書之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和仲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  
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閔元規  
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畱詩十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書子由絕勝亭詩

東坡是跡 十  
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滿長天空  
落日江吹曠野作驚風爨煙慘淡浮前浦漁艇縱  
橫逐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公蜀  
州新建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跋翰林錢公詩後

軾齟齬入鄉投卽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

豐八年正月二十日

題別子由詩後

先君省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吾  
豈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問緱山好泉眼傍市穿  
林瀉水玉想見茅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元  
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畱別  
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  
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軾書

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

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

書黃魯直詩後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

悠者所識能絕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又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記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

東坡是跡 十二 汲古閣  
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淡處人罕能識此  
所以爲獨苦豈獨画哉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  
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  
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瑶柱  
豈免一朵頤哉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  
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  
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  
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  
也余幼時嘗見余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  
以知之

書綠筠亭詩

愛竹能延客求詩剝挂墻風梢千纛亂日影萬夫  
長谷鳥驚碁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解聽北  
窗涼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  
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  
子瑄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旣謫齊安晉卿亦謫武當飢寒

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宐獨怪晉卿以  
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  
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  
祐元年九月八日

書黃泥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藁醒後不  
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夜坐三客  
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

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遺余持元本去  
 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  
 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  
 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憩寂圖詩

并曾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  
 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

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  
 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為憩寂圖子由題云  
 東坡自作蒼蒼石畱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  
 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  
 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画師今姓李不妨題  
 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  
 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  
 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画師流俗人不  
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嘗作  
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  
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  
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  
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

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  
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畱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  
西征回塗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  
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  
人一云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  
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



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擦否或仰而荅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爲兀擦也

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幅幅不欲食作欲碾馬以排悶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饗

行翰林溼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右盤未渠透坐窗不遯令人瘦貧馬百嘴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勒遠行夜聞鬻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重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啟晁无咎舒堯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錄予又戲作絕句竹頭

東坡題跋 十七  
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驟頓風塵  
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  
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  
書

書鬼仙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溼衣折得荷花  
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

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  
湘水淡日暮忘卻巴陵道

翁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  
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

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  
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

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  
蘭歌

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  
君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夜與魯直壽明天啓會  
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  
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

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花坐  
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記白鶴觀詩

管游中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  
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  
把白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

東坡題詞 十九  
蘭劔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  
愛之不知何人詩也

記西邸詩

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  
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  
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書出局詩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

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  
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  
畱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  
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  
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溼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  
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  
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床乃爲樂耳元祐三年  
十月二十三日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梅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過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曉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竝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讀文宗詩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世未有續之者予亦有詩云臥聞疎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書辨才次韻參寥詩

崑桐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柱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辯

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

火烹黃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眾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記謝中舍詩

寇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

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卒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

東坡是蹟  
二十三  
如此壽耶

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  
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  
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胡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  
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管周昉画人  
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所和回先生詩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  
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  
畱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自稱  
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  
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



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已沒三年矣爲  
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  
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  
五日東坡先生書

記里舍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  
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卽云夏雨凄  
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飯  
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題鳳山詩後

楊君詩殊有可觀之言長韻尤可喜然求免於寒  
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於世也久矣

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邑弄春之語是則自洛  
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  
居卜觀於汝南東閣

書潁州禱雨詩

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祠極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填渠夢回聞剝啄誰呼趙陳予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曰曰主簿少府我卽此語

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旣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出迨詩云吾儕歸臥髀骨裂會友攜壺勞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

東坡題跋 二十六  
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  
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  
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  
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  
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真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  
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  
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  
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題梅聖俞詩後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  
醿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  
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  
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跋再送蔣穎叔詩後

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扈駕詩軾和之有游魂之

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

記寶山題詩

予嘗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

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書石芝詩後

山中教授馬君文登人也蓋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詩同賦一篇目昏不能多書令小兒執筆獨題此數字

書蜀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他有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飴軟熟真堪玉筍挑若把瓊根來比竝瓊根自合

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書彭城觀月詩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槃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潤州道上詩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只有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僕時三十九歲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

書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

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  
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旣爲樊若水所賣  
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  
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題秧馬歌後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  
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如  
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卻有力今惠州

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  
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  
衢州進士梁君瑄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  
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桀馭之狀仍製  
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  
秉道書又懶此間諸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  
示西湖智果鈔總禪師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  
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

又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偻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

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與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書陸道士詩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  
 鮓脯膾炙無不有  
 然皆埋之飯中  
 故里諺云  
 擷得窖子羅浮穎  
 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  
 谷董羹坐客皆稱善  
 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  
 投膠谷董羹  
 鍋裏擷窖盤游飯  
 碗中東坡大喜乃為錄之  
 以付江秀才收為異時一笑  
 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  
 翟夫子無言但嚙啞而已  
 丙子十二月八日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  
 慷慨奇士博學能詩  
 僕薦之得隰州以歿  
 哀哉嘗有詩寄僕曰  
 四海共知霜鬢滿  
 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  
 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  
 画數百幅耳

書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  
 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  
 以中壽沒於隰州  
 哀哉哀哉曇秀

東坡是路 三十三  
學道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  
正月六日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无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  
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  
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  
天香予和云閒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  
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嘗對歐陽

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  
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  
三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

記虜使誦詩

嘗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  
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  
詩可怪也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  
腮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  
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  
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  
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  
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

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  
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  
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  
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所而黃人獨私以爲寵  
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  
之人有宿管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  
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  
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間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云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 賈黯 宋敏求 司馬光

王安石 蘇渙 王疇 邵亢

元絳 王純臣 呂夏卿 張瓌

何涉

謝仲弓

陳洙

胡恢

王舉正

趙槩

張揆

曾公亮

王珪

王洙

曾公定

胡宿

范鎮

李復圭

張芻

吳幾復

范百之

晁仲衍

石揚休

李絢

宋敏脩

右三十三人

丁度

郭勸

齊廓

馬仲甫

令狐挺

施昌言

呂居簡

孫沔

劉瑾

馮浩

黃灝

韓鐸

李師中

辛若渝

李壽朋

劉參

張師中

李先

楚泰

洪亶

周延雋

錢延年

解賓王

黃從政

孟詢

閻顥

謝徽

張攷

吳可幾

范寬之

張中庸

鮑光

閔從周

右三十三人

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管柳宗元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史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余於王公亦云元符

元年十月初七日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其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

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記泂流館詩

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床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泂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

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玆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書秦少游挽詞後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子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

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

書聖俞贈歐陽閼詩後

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栖在桂林鳥哺不得其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

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倘祥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子尚少



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  
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  
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  
三年月日書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  
落無復歸日冥蒙奄靄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  
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

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  
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  
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  
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  
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  
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於神明方此時世

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旣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真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侔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污累之乃書以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書蘇養直詩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淡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

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管在虔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溪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供奉官儂君沔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題楊朴妻詩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妻一絕云且休落託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

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  
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  
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  
乃出

又管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楊朴妻  
贈行一絕因覽魏處士詩偶復記之

書章管詩

章管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晚  
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  
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

足水中吟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士寧荅曰  
手持東嶽送來書管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管  
果死

書過送曇秀詩後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  
南岳猶能躡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閒  
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  
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

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余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  
麤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  
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今日所作黃牛廟詩  
也軾嘗聞之於公子管以西京畱守推官爲館閣  
較勘時同年下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  
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

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  
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  
異禮耶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  
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今日  
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  
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國班元珍  
下而門外鑿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畱詩廟  
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

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時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譴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記夢詩文

吟欲曉夢客有攜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

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不修以賊其牛元豐七年三月十一日

記夢中句

昨日夢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廚余甚領其意或曰真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廚余曰真卽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余

言...  
書清泉寺詞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  
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醫而聾  
安時雖聾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  
人痰意余戲之云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  
時與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  
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

游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  
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  
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  
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  
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  
怪溪山裏人人識故侯旣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

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  
年是故人又云自管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  
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  
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  
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  
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  
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  
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  
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  
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  
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書子由夢中詩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  
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  
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  
閏二月六日爲子道之書以遺遲子



記鬼詩

秦大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  
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  
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  
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  
去來休蒼黃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亦無他夜  
會說鬼寥寥舉此聊為記之

題張白雲詩後

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  
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  
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游西湖  
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  
九月五日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  
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

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任徐州  
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  
露下益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  
立復爲古人哀哉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管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畱吾劇飲數日  
酒酣謂吾曰管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  
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  
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  
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  
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  
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  
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  
原父語也原父旣沒久矣尚有貢文在每與語強  
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東坡題跋

五十

汲古閣

